

台港澳小说名家

飞燕惊龙

(台湾) 卧龙生著



I 24.8

31

台港澳小說名家

卧龍擊

(台灣) 卧龍生

目 录

第 一 册

一、	(1)
二、	(30)
三、	(58)
四、	(97)
五、	(130)
六、	(156)
七、	(188)
八、	(215)
九、	(248)
十、	(279)

第 二 册

十一、	(1)
十二、	(38)
十三、	(70)
十四、	(98)
十五、	(125)

十六、	(159)
十七、	(192)
十八、	(221)
十九、	(252)
二十、	(283)

第 三 册

二十一、	(1)
二十二、	(33)
二十三、	(66)
二十四、	(95)
二十五、	(127)
二十六、	(165)
二十七、	(190)
二十八、	(221)
二十九、	(253)
三十、	(271)
三十一、	(287)

第 四 册

三十二、	(1)
三十三、	(39)
三十四、	(64)
三十五、	(101)

三十六、	(126)
三十七、	(157)
三十八、	(191)
三十九、	(218)
四十、	(249)
四十一、	(281)

第 五 册

四十二、	(1)
四十三、	(33)
四十四、	(63)
四十五、	(97)
四十六、	(127)
四十七、	(158)
四十八、	(191)
四十九、	(222)
五十、	(254)
五十一、	(281)
五十二、	(301)

“渔舟逐波爱江春，两岸桃花夹古津，坐看红树不知远，行尽青溪忽值人……”

“当时只记入山深，青溪几度到云林？春来遍是桃花水，不辨仙源何处寻。”

以上两折乐府，是唐代大诗人王维所作，用来描述天下闻名的桃花源。

这片人间乐土，在湘北沅陵和桃源之间，由洞庭湖乘船沿沅江逆水而上，过常德、桃源，经张家湾到水溪，弃舟登岸，满山桃林掩映着一座规范宏大的庙宇，那是后世修道人所建立的玄都观。

这正是阳春三月，桃花怒放时节，沅江岸畔，玄都观外，遍地桃花盛开，如锦似绣，忽然由桃林深处，走出一个白衣少女，左手捧着一束桃花，右手轻提白绫罗裙，碎步轻盈，绕林而出，缓缓向江边走去。

白衣女本来长的就美，再衬着一身雅淡白装，愈觉着迥出尘表，清丽高华，人面花光，相互映照，玉貌珠辉，容光绝世，真是洛水神妃，出浴的太真。

白衣女走近江边，凝眸望着那急湍江流，嘴角边浅笑盈盈，意态甚得，忽地她把手中桃花，摘下几朵，投入江心，被急浪旋流一卷，立时逐水沉浮而去，白衣女微微叹一口气，笑容忽敛，一张匀红脸上，浮现出淡淡的幽怨神色……

这当儿，突然由上流急驰来一只小型渔舟，江水流速，小舟如箭，不大工夫，已可见那小船头上站着一个慈眉善目，六旬开外的灰袍僧人，白衣少女看清舟上人后，立时又

浮出一脸浅笑，娇声喊一声：“师父……”把手中一束桃花尽投水中，跟着莲足一点，白衣飘风，一个娇小玲珑的身子，直向那湍急江流投去，双脚微在水面那束桃花上一点，两臂一张，二次跃起，直向那渔舟上僧人身边飞去

老和尚一声笑道：“十七八岁大姑娘啦，怎么还这样顽皮。”

说着话，右手抓起渔舟铁锚，猛向岸上投去，老僧臂力实在惊人，铁锚出手，宛如流星飞矢，白衣女不过刚刚落到船上，那铁锚已深入岸上土中，船身被急流向下一冲，扯直锚绳，横里向岸边荡去，老和尚阔大袍袖一展，人如弩箭离弦，横跃过两丈五六的水面。

老和尚回头望那白衣少女，也向岸上跃来，身到中途，似乎力尽，由空中直坠下来，眼看就要落入水中，猛见她双臂向上一抖，人又升高八尺，白裙飘飞成一个车轮大小的圆圈，娇笑声中，落到那和尚身旁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看我这燕子穿云纵的工夫，是不是有了进境？”

老和尚点点头笑道：“进步是有了一点，只是火候还差，如在强敌环攻之中，不能分心，你就不能这样得心应手了。”

白衣女听老和尚不赞扬她，反而说她火候不够，心中很不高兴，小脸蛋儿紧紧一绷，嘟着嘴不再说话。

老和尚慈眉一皱，微现愠色，心中暗想：再这样对她放纵下去，那还得了，不如趁机责骂她几句，煞煞她的野性，尔后方好管教。回头见她傍花玉立，粉脸上薄带嗔意，手捏辮梢儿，一派娇憨之态，那神情和她母亲生前儿时，一般模样，三十年前尘如梦，往事旧情齐涌心头，一阵伤感，那里还忍心责骂出口，不自禁低声喊道：“琳儿，你过来。”

白衣女正自负气，猛听师父低叫，转头一看，只见老和

尚身子微颤，目含泪光，心中一惊，啊呀一声，猛向和尚扑去，跪在地下，抱住师父双膝，呜咽着说道：“师父不要气恼，琳儿以后不敢再气您老人家了。”

老和尚挽着她一只右臂，扶她起来，笑道：“玄都观主，一阳子道长，是昆仑派三老之一，分光剑法天下无双，为造就你，我特地和他约定，各以绝艺互换授徒，他传你分光剑术，我传他徒弟十八罗汉掌法，只望你将来能有所成，亲手替你父亲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倏然而住，慈眉愁锁，怔神不语，浸沉在往事回忆之中。

白衣女看师父神色凄然，不禁大急，拉住老和尚一只手，撒娇般的说道：“师父，不要再伤心啦，琳儿说过，以后不再惹你生气了嘛。”

话未说完，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来，接口追问道：“师父刚才提到琳儿父母，这件事多年来一直莹绕琳儿心头，师父是不肯告诉琳儿身世，可怜我连自己生身爹娘，什么样子都记不得，师父不告诉我，琳儿真要痛心死了。”

说罢，粉脸上泪珠儿一颗接一颗滚了下来。

老和尚肃穆的脸上，也浮现出悲伤神色，轻拂着白衣女秀发，说道：“这件事将来总要告诉你的，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你好好的用心学一阳子师叔的分光剑术……”

老和尚说到这里，瞥见桃林幽径中，走出来一个丰神如玉的少年，青绸长衫，粉底薄履，文雅中透着刚健，玉面朗目，晚花生辉，绕林而来，衣袂飘风，他走近老和尚躬身一礼，说道：“家师知澄因师伯今天要来，派弟子迎接观外，不想师伯佛驾早到了。”

老和尚笑道：“三月来琳儿叨扰宝观，不但妨碍你师父

清修，恐怕也累你武功进境了。”

那少年慌忙垂手答道：“霞琳师妹，聪明绝顶，又已得澄因师伯武学绝传，家师常说她将来成就不可限量，弟子愚劣之质，三月来得和霞琳师妹切磋武技，使弟子获益不浅，怎能说是叨扰呢？”

白衣少女听那少年赞她，心中高兴已极，不由眉飞色舞，嘴边笑意复现，把刚才的愁眉苦脸一扫而空，侧头凝睇，深情款款的望着那青衣少年，可是那少年却目不斜视，垂手静立，一派拘谨。

老和尚看到眼里，暗暗叹了一口气，心想：琳儿自前年和他见过一面后，常常闹着我要到玄都观来，虽然她说喜欢这里桃花，但这无非是借口之词，看样子琳儿对他一往情深，但人家这冷漠神色、似乎对琳儿毫无情意，……忆自己儿时一段情海风波，几乎闹得埋骨荒山，虽然机缘凑巧，得遇高人，因祸得福，学成一身出奇武功，可是回首前尘，恍如恶梦，醒来犹觉情恨袅袅，挥之不断，二十年面壁拜佛，仍不能消除这点痴念，每当午夜梦回，脑际仍然浮现她的音容笑貌，……如今她已遭人毒手送命，临死前倾吐爱意，含泪托孤，琳儿是她唯一骨血，如果再让她重蹈覆辙，抱恨一生，叫自己如何对得起她娘的在天之灵呢？……想到这里不觉顶门上冒出冷汗，抬头看，西斜春阳，透过桃林照射在霞琳脸上，眉间嘴角，似笑非笑，娇痴无邪，出神的看着那青衣少年，再看人家脸色凝重，浑如不觉，心里暗想：一阳子收这徒弟，真个是与众不同的人物，琳儿娇美无匹，玉容如花，他竟是视若无睹，这人真是天地间的奇男子了。

正当老和尚想的神往，那青衣少年又躬身一礼说道：“家师候驾丹室，请师伯移步观内吧！”

老和尚点点头，转身绕桃林幽径，向玄都观中走去。

三人刚刚转身走了几步，突闻几声凄厉的啸声传来，那声音恍如伤禽怒啸，夜枭悲鸣，尖锐刺耳，听得人毛发倒竖，澄因大师两道慈眉一皱，转头见青衣少年和霞琳却停住了步，并肩而立，回身张望，略一沉吟，迳向观中走去。

那啸声愈来愈近，已听到呼喝叱咤的声音，暮的啸声忽停，隐隐传来了金铁交鸣之声，想是两方已交上了手。

青衣少年剑眉一锁，心想：这玄都观外，沅江水面上一向平静，这声音听来似乎就在岸边，难道真有强盗敢在玄都观外面打劫商旅不成，这倒不能不去看看了，心念一动，立时转步向江边走去。

霞琳童心未退，最爱热闹，一见青衣少年向江边走去，那里还能忍耐得住，娇喊一声：“杨师兄等等我，咱们一块儿走！”

那青衣少年听她叫的亲热，停步回头，见她如飞跑来，满脸欢愉，娇憨可人，心中一阵感叹。

就这刹那时光，前面桃林幽径上跑过来一个满身血污的大汉，手中提着一柄单刀，身后紧追着两个老者，三人来势都快，疾如流星飞矢，不过转眼工夫，已近两人，猛见追的较前那位老者，扬手打出一蓬银芒，全中那满身血污提刀大汉背上，那大汉虽中暗器，仍是拼力急跑，一眼望见拦在路上的一男一女，立即高声喊道：“快去请玄都观主。”

那大汉说话时，脚下略慢一步，已被身后两个老者追上四掌齐出，直似排山倒海一般，那大汉一个身子，被震飞起七八尺高，砰然一声，摔倒地上。

口中鲜血直喷出来，路旁两株碗口粗细的桃树，也吃那两个老者掌力震断，满天桃花瓣直洒下来，犹如降下一片花

青衣少年看那两个老者掌势这等威力，也是心惊，不过听那大汉在中掌之前，叫他去请玄都观主，想来必和师父有些渊源，动了救人心念，无暇想到利害，两足在地上一蹬，飞身而起，横落那两个老者前面，挡住去路，这时两个老者看那提刀大汉，连中龙须针一排山掌力，已倒栽地上，也不再怕他逃走，青衣少年纵身一拦，两人也就同时收住脚步。

这青衣少年名字叫杨梦寰，是玄都观主一阳子的爱徒，一阳子是昆仑派三老之一，以分光剑法和天罡掌驰名武林，杨梦寰追随一阳子十二寒暑，已得昆仑派大部真传。

杨梦寰纵身拦路挡住两人，定神一看，不禁吓了一跳，见两人都在五十以上的年纪，掌东面一个生得八字眉，三角眼，一张阴阳脸左面黑，右面白，留一头三寸多长的蓬发，西边一个，面色倒是很白，只是没有一点血色，好像死过几年的人还魂复生一样，颔下留着一绺黄须，两个人都穿着白麻布及膝大褂，赤足麻履，越发衬的两人阴气森森，望而生寒。

霞琳一见杨梦寰纵身拦挡，怕他一人吃亏，也跟着一跃而上，等她看清两人生的怪样子之后，吓得啊呀一声！向杨梦寰怀中偎去。

那张阴阳脸的怪人，冷笑一声问道：“你们这两个男娃娃，是玄都观主的什么人？快些闪开，不要碍事！”

杨梦寰心思机敏，见刚才两人掌震桃树的威力，心知这两个形状丑怪的人，不是江湖负盛名的大盗，必是风尘侠隐之流，目前摸不清人家来路，自是不便开罪，何况自忖非人敌手，只有先用话稳住对方，耽延时刻，等候师父到来再说，心念已动，立时低声对倚偎身边的白衣女道：“琳师妹快去

请师伯、师父。

霞琳点点头翻身向观中跑去。杨梦寰却躬身对两个怪人一揖说道：“晚辈是玄都观主弟子，请问两位老前辈大名尊号，好让晚辈通禀家师迎客。”

那知两个怪人已看透了杨梦寰的心意，同时啧啧两声怪笑，阴阳脸的怪人笑声落后，冷冷答道：“你这娃儿倒很工于心计，大概你认为一阳子的威名，可以震慑住我们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西边那面色惨白的怪人接道：“老大，你和这娃儿罗嗦什么，我们先把东西拿到手再说。”

说着话，身形一晃，直向那中掌倒地垂死大汉扑去，这种形势下，杨梦寰不出手是不行了，看人家来势如离弦弩箭，快速已极，只得潜运功力，施出天罡掌法中“潢江截斗”横里一挡，只听砰的一响，如击败革，杨梦寰整个身子被震得倒飞出五六尺远，那面色惨白的怪人，也没有想到杨梦寰功力这样深厚，出其不意，也被这一挡之势，震退出了三四步远。

杨梦寰身子落地，只觉着一阵头晕眼花，几乎昏倒，勉强定住神，再看那受伤卧地大汉，带着满身血污，着地滚过来八九尺远，怒睁着两只环眼，口、鼻中仍不停向外流着鲜血，这不过是一刹那的工夫，那两个怪人已分左右猛扑过来，阴阳脸的怪人，口中还说道：“你这娃儿找死，可别怪你王大爷心狠手辣了。”

杨梦寰刚才挡人一下，已感不支，现在两人同时扑到，其势更是凌厉，只要自己再当其锋，轻则重伤，重则殒命，可是他已看出受伤大汉，必怀有重要的物件，说不定这物件和自己恩师有着切身关系。事情挤到这一步，杨梦寰无法再顾生死危险，双臂一张，全力迎去，杨梦寰刚一发动，突闻一

声断喝：“寰儿快退，你不要命了吗！”

杨梦寰听出师父声音，百忙中急收前冲劲力，施展出“燕青十八翻”的身法，猛一提丹田真气，在半空中横里一翻，饶是杨梦寰应变够快，仍是略慢一步，只觉一股强劲无比的潜力，击中全身，一个身子犹如断线风筝般直飞起来，一时间气血翻涌，心里一迷，恍惚里身子被人接住，同时一阵香风扑面，觉着胸前有一只手在替自己推拿。

就在杨梦寰身子被两个怪人内家掌力震飞的同时，桃林顶上破空落下一僧一道，双掌齐出，同时打出内家劈空掌力，两道强猛的劲道一接，立时卷起一阵劲风，只吹得附近凡株桃树上花叶纷飞，这一僧一道同觉微微一震，那两个怪人被震得落地后，连退了三四步才拿桩站住。

玄都观主一阳子，回头看爱徒似乎伤势不轻，不由长眉一扬，对着两个怪人喝道：“你们天南双煞，和我玄都观井水不犯河水，何以到这里取闹。又下这样毒手，打伤我门下弟子，贫道虽已封剑多年，不问江湖是非，但你们这种欺人太甚的行径，是不是逼我启剑出手？”

天南双煞还未及答话，那满身血污大汉，突然挺身坐起，指着自已前胸，大声说道，“师父归元秘笈……”

可惜他话未说完，那面色惨白的怪人，扬手一飞刀电射而出，一阳子万没想到双煞会突下毒手，警觉要救，已来不及，九寸长短一柄双刃飞刀透胸而过，那大汉已中了一把龙须针，再吃内家掌力震伤内腑，本已难支，全凭几十年内功火候，和他未完心愿所生出的一种精神力量，勉强支持着不即死去，那里还能再受这致命一击，大叫一声，倒地气绝。

一阳子细看那死去大汉，竟是二十年前被自己逐出门墙的弟子黑手金刚蔡邦雄，不由心中一阵难过，激起这位世外

高人怒火，冷笑一声，还未及发作出来，瞥见那阴阳脸的怪人，一晃身捷如飞鸟，凌空扑来，攫抢蔡邦雄的尸体。

一阳子这时有了准备，那还容他得手，大喝一声，一招“风雷交击”猛劈了过去，澄因大师也因天南双煞对一个满身重伤的人，再下这样毒手，不由也激起无名怒火，袍袖一拂“流萤舞空”向那面色惨白的怪人攻去。

一阳子是当代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物，此时含忿出手，蓄势而发，内劲外吐非同小可，那阴阳脸的怪人又只顾去抢蔡邦雄的尸体，待觉掌风袭到，闪避已是不及，只得右掌向后一挥，硬接掌力，只闻一声闷哼，一条右臂，已被震断，身子也被打飞出七八尺远，撞在一株桃树上，花叶缤纷中，树身一折而断。

澄因大师抢攻那面色惨白的怪人，也是用了全力，借袍袖一拂之势，集全身功力打出，看似轻逸，实则凌厉，那面色惨白的怪人双掌推出一接，立觉被一种绝大劲道，把自己打出内力弹回，心知不好，赶忙后退，然已过迟，只感到前胸骤似千斤铁锤一击，一跃坐在地上，张嘴喷出一口鲜血。

天南双煞阴阳判官王玄，勾魂无常李通，各接了一阳子和澄因大师一招，都受巨创，不过双煞武功都非平庸，负伤虽重，尚不致命，立时一跃而起，阴阳判官王玄仰天一声狂笑道：“玄都观主，澄因大师，两招恩赐没齿不忘，我兄弟如有三寸气在，此仇必报。”

说完后，双煞各发一声厉啸，声如荒野鬼哭，其声难听已极，厉啸声中，身子在桃林中闪了几闪隐没逸去。

一阳子挂念梦寰伤势，澄因不愿多造杀孽，均未追去，眼看着天南双煞留下几句狠话后，狼狈逃走。

一阳子回头见梦寰脸色逐渐好转，放下心来，移步到蔡邦雄尸体旁边，看他身上伤痕累累，满是暗器，上下衣裤尽被鲜血浸透，想起过去一段师徒情份，不觉黯然神伤，垂首一声长叹，缓缓蹲下身子，在他胸前一摸，早已尸体冰冷，刚想站起，猛然忆起他在中刀身死之前，几句未完遗言，心中一动，伸手一阵搜摸，果然在他胸前找出一个小巧玉盒，上面满是血迹，所幸尚未损破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块尺来长的方形白绢，画着一帧山水图。

三座高峰，两前一后排成了品字形，一道瀑布由正中一峰顶倒泻而下，山势雄奇，意境深远，一阳子看了半晌，仍是不解，不由把白绢一翻，看背面似是经过人工缝制，心中犯疑两指一搓，原来绢是双层，经人工缝连一起，一阳子两手轻轻撕开一看，立时一阵伤心，两眼泪落。

一阳子低头望着蔡邦雄尸体，怔怔出神，良久后，又一声长叹道：“可怜你一番苦心，竟难如愿以偿，你虽身死，仍返师门，列入昆仑派中弟子！”

玄都观主这种举动，看的澄因大师站在一边发楞。

再说杨梦寰为阻挡天南双煞攫拿负伤大汉，舍命拦截，幸得玄都观主及时赶到，喝令退避，才未接实双煞掌力正锋，但仍被双煞掌风余力击中，人由空中直摔下来，恰巧霞琳赶到接住他身子，替他推穴活血。

杨梦寰在闪避双煞掌力时，已运内功护住要害，人并未受重伤，经霞琳替他推官过穴，血脉一畅，人便清醒过来，睁眼看自己上半身偎在霞琳怀中，心中一阵感愧，赶忙跃起，霞琳见他跃起时快速矫健，心里一喜，问道：“杨师兄没有受伤么？”

杨梦寰点头答道：“一时闭气，尚无大碍，有劳沈师妹

敬护了。”

沈霞琳摇摇头，一笑答道：“这样我就放心了。”

说过话，觉得不对，羞的双颊泛红，低下头玩弄衣角。

杨梦寰看她对自己如此关怀，心中又是感激，又是难过，暗暗叹息一声，别过头去，正见师父抱起那大汉满身血污的尸体，慌忙跑过去，说道：“师父，这人是谁，让弟子抱吧？”

一阳子见他未受内伤，心中略慰，沉声答道：“他是你入门师兄蔡邦雄，快行大礼！”

杨梦寰听得一怔，因为一阳子门下就是他一个徒弟，平时又未听师父谈过，还有弟子，怎么凭空会多出一个师兄来呢？看师父脸色凝重，那里还敢多问，师父既叫行大礼，只得对那具满身血污尸体，恭恭敬敬叩了一个头才站起来，双手接过尸体。

一阳子回头对澄因道：“让我先安葬了徒弟遗体，今晚上咱们再挑灯夜谈，我还有要事和道兄相商，你和琳儿请先回观中一步吧！”

澄因大师被他闹的莫名其妙，又不便开口追问，只好带着霞琳，绕桃林先回玄都观去，这边一阳子带着杨梦寰把蔡邦雄尸体，用火化去，装入瓷坛，葬在观后，一阳子运用大力金刚指神功，在墓碑上写道：“昆仑派一阳子入门弟子蔡邦雄之墓”十五个大字。

葬好蔡邦雄，已到酉时，东方天际，明月初升，清辉似水，映照着重树桃花，一阳子满怀沉痛，绕幽径，缓步回观，数十年恩怨往事，齐涌心头，忽然他回头说道：“徒儿，你师兄因一时气忿，误伤了少林派门人，几乎伤了两派和气，被我逐出门墙，但他事后思过向善，千方百计想再返

师门，三度跪求丹室，均遭我拒绝，当时他指天立誓，泣血苦求说，只要我准他再返昆仑门下，不管我出给他什么难题，他都能办到，我当时答道，除非他寻得武林奇宝藏真图，否则今生不要再作此想，那知我一句气忿戏言，他竟认真起来，二十年来竟被他找到此图，准备晋献求我再收门下，可怜他到了玄都观的门外，却遭天南双煞追踪击毙，你以后技成出师，对好人固是不可妄伤，但对那些江湖中歹恶之徒，尽管施下辣手吧！”，

杨梦寰听得半懂不懂，只是含含糊糊的答应，师徒两人，缓步明月回到观中，已是初更天气，澄因大师正自等的耐，本想发作几句，可是玄都观主一脸肃穆沉痛，倒使他不好再说出口，呆立丹室一角，看着老友反常情态出神。

一阳子移步在案前，开了抽斗，取出一个红漆木盒，恭放案上，先肃容跪拜一礼，然后打开，取出一幅图像挂在案后壁上，杨梦寰抬头细看，只见黄缎底面上，用白线绣着一个道装老人，背插长剑，栩栩欲活，杨梦寰正觉奇怪，陡闻一阳子喝道：“徒儿快来参谒祖师遗像，拜领昆仑派镇山剑法。”

澄因大师心中一凝，赶忙双掌合十对壁上图像一礼，轻拉着沈霞琳退出丹室，杨梦寰却对着壁上图像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，一阳子等他拜毕，收好祖师图像，郑重说道：“武林中都误认昆仑派分光剑法只有九十六式，其实大谬不然，这套剑法原共有一百另八招，其中有十二招为全套剑术中精华所在，故又称为追魂十二剑，变化神奇异常，因为我和你两位师叔相约有言，非经三人同意，这十二招杀手，不传下代弟子，今夜破例让你参拜祖师遗像，决意授你追魂十二剑，从明天起，我每天传你一招……”